

## 林启东 镜头下的诗意

■张月明



吴承恩故居

■林启东  
摄

运河画廊

林启东先生是21世纪全方位拍摄淮安运河文化遗存的第一人。他在拍摄诸多具有绘画韵味的风光照片上,自成一派超逸和俊秀的风格。他历时八年,在河下古镇拍摄的很多真实、朴实和平实的作品,已经成为淮安运河文化的时代缩影。

与淮安乡党郎静山经历相仿,林启东先生也曾是画家,担任过军报美编,对线条有执着的痴迷,这让他的作品除了具有细腻的美感之外,还拥有精妙的构图和充满诗意的节奏感。

林启东先生是拿着相机走路的人。他常常会拍下别人认为无关紧要的细节,像是个琐碎细节的收藏者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摄影历程中,他始终认为要获得一张完美的照片,摄影师靠的是积累而不是运气。无可置疑,他的作品总是给读者带去“惊奇”。为了拍摄雪景下的《吴承恩故居》,他4次爬上民居的楼顶,甚至有一次差点从楼顶跌落下来。

雪景是美丽的,但是单调的雪色会让人产生视觉的疲劳,林启东先生用绘画思路点亮画面。在色调上采用了反差对比。他在吴承恩故居对面的楼顶,找好角度,支起三脚架,把快门速度降低,通过院落的树木和地面深色的背景反衬飘落的雪花。他安静等待一个情景的出现。情景出现了,门檐下两只红灯笼在风中亮了起来,红灯笼带来的光影让画面更加生动,更加表现出雪的质感。

他镜头下的景物都有很强的设计感,与绘画一样,追求一种结构上的大美。他拍摄包裹在冬雪里的吴承恩故居,用极简的构图表达意境,使照片展现出黑白灰的国画的风格,很有视觉冲击力,这是没有深厚绘画功底的人很难达到的艺术境界。

他选择对吴承恩故居高位俯视构图,为此夜半赶路,去等待河下的黎明。凌晨是拍摄雪景最美的时候,雪是白色的,随着时间、周边景物的变化,院落的雪、屋顶的雪、树梢的雪、地面的雪,以及车篷上的雪,在晨曦里呈现出淡淡的蔚蓝。

林启东先生以相机代替画笔,将绘画艺术融入摄影艺术之中。他是一位安静的摄影家,也是一个自由的行者,他用脚步丈量着淮安和世界的维度。

## 苦瓜和香瓜

苦瓜不如南瓜冬瓜被看好,也不如丝瓜黄瓜受欢迎,问题在自身——果实小,长不盈尺,短的半拃,比南瓜、冬瓜那是癞蛤蟆照镜子——自寻难看,比丝瓜黄瓜也短上半截;味苦,长相不雅,满身瘤皱形同蛤蟆,胆小孩子不敢触摸。

劣势明显,种植者无几。苦瓜不卑不怨,逆境中求生存,瓦砾中生根,薄土里发芽,烈日下生长,雨天里伸蔓,开花时开花,结果时结果——此种谦逊、低调之风,既有愧疚之意,也有呐喊之声。

是金子总有发光时,苦瓜终因自身优点被人接纳——

心中烦热,体有毒素,食苦瓜赛过服药。

## 旗袍丽人行

不知不觉中,夏天已悄然而至。气温上升了不少,风也和煦了起来。换季换装之际,淮安古城里的一群旗袍丽人,早已按捺不住穿上旗袍的心,要用一袭华丽的旗袍,来演绎东方女性的神韵。五月中旬的一个上午,趁天气晴朗,趁年华正好,捎带上一份美丽的心情,她们拉开了一场旗袍秀的舞台帷幕。

我的大姨娘,也许是身材好、容貌美的原因吧,退休后喜欢上了旗袍。她经常在亲友微信群中晒穿旗袍走秀的照片,那一种优雅古典的美,那一颗年轻自信的心,深深地感染着我,不断地给她点赞。一天晚上,收到她发给我的微信,说明天去参加优雅年华旗袍文化传媒工作室举办的旗袍秀活动,叫我去看一看。她知道我写散文、诗歌,喜欢积累各种素材。走进旗袍的世界,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。于是,欣然应允与她同行。

以前,我对旗袍的认知是十分有限而肤浅的。小时候,见过一张母亲的结婚照,她身穿直襟旗袍,亭亭玉立,低眉浅笑,显得十分端庄秀丽。黑白的照片上,旗袍的颜色分不清,弥漫着旧时光的味道。十几年前,在杭州

血糖高,苦瓜是克星。养血滋肝,润脾补肾,苦瓜是上品。

身生痈肿、疥疮、疖子,苦瓜捣汁外敷,效果奇好。

苦瓜外形丑陋,常吃可使人脱胎换骨,皮肤由粗糙变细腻。

苦瓜的根、藤、叶也有多种药用。

在民间,苦瓜被誉为“君子菜”——做菜时,苦瓜与别的菜同锅,苦瓜不会将自身的苦传给对方,风范如君子。

苦瓜以味得名,名不美,内在美。

香瓜名字美,听着喜气,吃着爽口,但不能当菜,更不能当主食。

严格说,香瓜应归于水果。水果是奢侈品。

缺粮年代,农人种植的是南瓜、冬瓜,香瓜满村难见一棵。在农人的生活词典里,香瓜为温饱产物,可有可无,衣食无忧时才会想起它。

香瓜娇气,喜温暖、爱日照,坡地薄土不宜种植。一句话,香瓜适宜优质土壤。

民以食为天,农人的好地多用来播种粮食,凡种植香瓜者皆为果农。

香瓜离不开管理,生长期要防虫治病,挂果时要提防孩子。

虫、病好治,用药即可,孩子难防。

夏日夜晚,辛劳一天的大人枕着鼾声睡去。孩子睡不着,他们惦记着

瓜,一个个耗子似的溜出门,三三两两结集在村头,或单个行动,或团体作战。香瓜田近在咫尺,瓜香随风而来,馋得人直流口水。为躲避看瓜人,孩子们猫腰蹑脚,待走近再卧倒,匍匐向前,动作娴熟如同军人。月夜目标可见,黑夜闻香而行,只要出手总有收获。看瓜人稳坐棚内,早在孩子进园时就已发现。发现而没驱赶,是怕吓着孩子。看瓜人有自己的处世哲学:孩子进园只为解馋就放任不管,如果贪心就得敲打。

农人纯朴,不会为一个瓜与孩子计较,也不会因瓜让孩子走歪道。

看瓜人有过儿时,他们的处世哲学是从前辈那里学来的。

哲学就是民风,民风不能失传。

■严苏

■骆洪宾

的饭菜、点心。休息的时间,许多人还在练习肢体动作,一份对旗袍的热爱和执着,让人敬佩不已。此时,我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赵则新女士聊了一会。她说,旗袍友人群中有188人,参加正常活动的有近百人,年龄大的70多岁,小的40多岁,分为旗袍、时装、汉服、舞蹈等多个专业小组。宗旨是弘扬和传承中国的传统旗袍文化,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。她还说,很多女人都有一个旗袍梦。但是,要实现这个梦,要付出许多的艰辛。每天注重体型的锻炼外,更要领会旗袍的形、神与韵。外表的美是点缀,内心的美才是根本。

初夏的午后,风和日丽。湿地森林公园里,花嫣柳媚,碧水环绕,浓荫蔽日,亭台楼阁时隐时现,处处好风景。旗袍姐妹们一起走进大自然,融入大自然之中。此时的她们,忘却了尘世间的一切烦恼,心中满满的美意弥漫。清澈透明的湖水边,是表演旗袍舞的最佳地点。一曲温柔的《浏阳河》音乐,在水边飘荡,12位身穿湖蓝色旗袍、撑着淡花纸伞的女子翩翩起舞,衣袖随风飘动。浅色的旗袍、曼妙的舞姿,与湖光水色同框,犹如一幅水

墨画;茂密的森林深处,身穿大红色旗袍的女子,穿行在大片的绿色之中,有那种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的美妙意境,让人浮想联翩;木栈桥上,五彩缤纷的旗袍,一一完美展示,团扇、花伞、折扇也竞相亮相,古意悠然。

千年河下古镇,粉墙黛瓦的民宅,条石铺就的街道,幽深古老的小巷,或平或拱的石桥,流水潺潺的小河,依然是旧时的模样。当古朴的古镇与古典的旗袍相遇,平添了一份浪漫温馨的情调。里运河畔、大戏台上、湖嘴大街、程公桥边、魁星阁下、庭院深处,都留下了旗袍丽人的身影。无论走到哪里,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西落的斜阳下,有了几许诗意。此时,有人撑一把油纸伞,在一条小巷中渐行渐远,宛若一个丁香般的江南女子……

晚上,回到家里后,旗袍丽人的身影仍在眼前不停地晃动。此时,蓦然想起一位作家的精美文字:“身穿旗袍的女人如诗,淡然绝美。身穿旗袍的女人如画,美艳动人。身穿旗袍的女人如歌,悦耳动听。身穿旗袍的女人如梦,甜蜜温暖。”

白天的一切,已成为美好的记忆。旗袍之美,永远收藏在心底。